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

上海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3

1963.1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 三 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何 蔚 装 幀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 三 輯

編 輯 者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編輯組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1/25 印张：10 3/25 字数：317,000

1968 年 11 月第 1 版

196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統一书号：10078·2234

定价：(十) 1.00 元

內 部 发 行

編輯說明

一、《中国现代文艺資料丛刊》是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研究提供資料的丛刊；《丛刊》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思想斗争、作家作品等各个方面的回忆、訪問、調查、整理、选輯、編目、考証等各类資料，及与此有关的文章。

二、《丛刊》分輯連續出版，供应范围仅限于确有研究及参考需要的团体及个人。

供应范围如下：

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

作协会员及其他中央和省、市的学术团体成员；

大学中文系及其他文科院系助教以上干部；

报、刊、出版社編輯、記者；

文化、艺术、学术单位的研究人員和科以上干部；

各省、市及中等以上城市的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以及文化学术单位的資料室；

其他相当于以上所列的单位或个人。

三、《丛刊》所发表的文章和資料，大部分是未定稿，凡有必要出版单行本的，发表后經過征求意见及补充、修訂、核实，在一定时期以后，将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資料丛书（甲种）》內出版，或采取其他方式出版；在未出单行本前，即未經补充、修訂、核实前，請勿直接引用。

四、《丛刊》每年出版四輯左右，即約每三个月出版一輯；每輯二十至三十万字。

稿 約

一、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 关于文艺运动、思想斗争、社团、出版机构、出版物、期刊的资料编目、整理、选辑；
2. 作家书目、著译目录、作家作品研究资料的编目和选辑，作家佚文、文集和选集未收的文章选辑、未发表的手稿选刊；
3. 各类史料的调查、访问、回忆、考证；
4. 各省、各地区的重要文艺史料的搜集、整理、编目；
5. 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馆藏现代文艺资料的专题调查、专题目录；
6. 各类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反面资料；
7. 关于现代文艺资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的讨论研究、经验交流、书刊评介、情况报道；
8. 不属于以上范围的其他对现代文艺研究有益的资料。

二、资料工作的准确性要求特别严格，来稿所用资料均请注明出处，以备查考，并认真核对，用有格稿纸书写清楚，以免发生错误。稿末请注明通讯地址，凡不能发表者，一律退还。

三、来稿、来件请寄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组。

目 次

《魯迅全集》未收书簡	紀 文輯录	1
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詩	海 英	21
記日本譯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紀念集	丁景唐	42
——关于《中国小說集〈阿Q正传〉》		
附：关于尾崎秀实	吳元坎	51
李求实烈士与《中国青年》	閔晓思	56
胡也頻的少年生活	胡少璋	70
关于殷夫笔名的一点辨正	一 石	74
朱自清日記选录	王 璠选录	78
蔣光慈回忆录	吳似鴻	135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选輯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180
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意见		
——来信选登(摘要)		217

- 一、张凌青 二、王燎焚 三、馬少波 四、潘梓年
五、杨瑾琿 六、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七、蒋天佐

《白华》——浓暗中的一支烛炬 胡从經 230

关于“新月派” 薛綏之 238

讀《蔣光慈著譯系年目录》 小 全 247

悼謝旦如先生 魯紀文 250

书簡一束(四則) 252

資料工作簡訊(兩則)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編制《中国报刊文学論文索引》(77)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度影印本出版动态 (237)

編后記 256

《鲁迅全集》未收书簡

紀 文輯录

鲁迅和外国朋友或外国文化艺术团体的通信，估計是不少的，就我們在国内外出版物上所见到的而言，其中以写給日本朋友的为最多，其次是写給苏联朋友的。这些通信大部分未见到过手迹，有的还是从外文轉譯为中文的。

据《鲁迅日記》和所见书信統計，鲁迅先后和二十七个日本友人通过信，共写出二百六十余封信札，但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只有九十五封，还未及全部信札的一半。这些已见到的书信，大部分都是根据日本书刊发表的或从日文翻譯出来的，看到原迹的只有八封。据增田涉說：“鲁迅先生写給我的信，现在我还保存着的，自1932年1月5日至1936年10月14日最后一封（先生逝世四天后才收到），共計有一百封以上。”照《鲁迅日記》所記載的也有六十八封，而目前看到的只有五十八封。鲁迅致山本初枝的信札，照《鲁迅日記》所載，亦有三十三封，也不止目前见到的二十四封。

鲁迅和日本友人的通信，除见吳元坎同志所翻譯并于1952年出版的《鲁迅书簡补遺》（致日本人部分）及本刊第一輯致增田涉四函外，尚有鲁迅致內山及須藤的三封短簡。这是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写的，有两封还是写于病危之际。这三封信，也已由吳元坎同志根据上海鲁迅紀念館所藏手迹和手迹照片譯成中文，并刊登在1962年10月号《上海文学》上。

鲁迅和苏联文艺团体及苏联朋友的通信，据我們所知，目前已发见的有四封。那就是：《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致希仁斯基等》、《致岡察洛夫》和《致克拉甫欽珂》。

上述这些通信，对研究鲁迅与国际文化活动或学术研究活动，都是很重要的資料。

为了取得各方面通力合作，认真展开这项資料的征集工作起见，现将所搜集到的上述通信，編为鲁迅致苏联友人和鲁迅致日本友人两部分，并按時間先后为序加以輯录，以便学习鲁迅和研究鲁迅者参考。当然，我們希望那些未曾见到的原信，仍能完好地保存着，将来并有见到的机会。

此外，在各种出版物上所发表的紀念魯迅或回忆魯迅的文章中，往往看到有引自魯迅和友人通信中的話，有的在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魯迅书簡中可以找到全札，但有的則无从觅得，可能成为殘簡了，我們认为即使是片言只字，对学习魯迅和研究魯迅來說，仍是很重要的。现就耳目所及，将輯集到的三十七則书簡片断另編为一部分，以供大家参考。这些片断有的可能出于同一封信，因看不到全簡，不能妄测，只好每則单独排列。凡能查明時間的，均予注明，但其中可能有錯誤，請讀者指正。至于遺漏而这里未曾輯入的片断，更望珍視魯迅遺作的同志，加以补充，以免“遺珠”之憾。

第一部分：魯迅致苏联友人

(一)

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

一(一九二七年)

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

亲爱的朋友們：你們热情洋溢的歌声飞越万里，給中国无綫电听众留下了美好的、难忘的印象。现通过高尔基同志寄給你們几首有譜的中国民歌，借以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謝忱。

祝你們全体同志在創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及生活幸福！

敬爱你們的中国朋友和同志魯迅

录自《苏联妇女》1961年中文版二月号列·根德林：《北国妇女的歌声》一文(第12頁)。据該文說：“魯迅的这封信是1927年高尔基用俄文轉寄給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的。”

(二)

致希仁斯基等

一(一九三四年)

亲爱的希仁斯基、亚历克舍夫、波查尔斯基、莫察罗夫、密德罗辛諸同

志：

收到你們的作品，歡喜之至。非常感謝！儘管碰到了一些麻煩事情，我們到底還是在上海展出了這些作品。參觀展覽會的有中國的青年版畫家、美術研究班的學員，主要是上海的革命青年。這次展覽會，自然是引起了極為良好的反應，簡直轰动一時！連反動報刊也迫不得已承認了你們的成就。目前我們正在籌劃翻印你們這批作品以及其他蘇聯版畫家的作品，因為中國的革命青年非常喜愛你們的作品，而且要好好地向你們學習。可惜，我們沒有關於你們的較為詳盡的材料，不知諸位是否可以給我們寫一下各人的簡短的自傳，並代為設法找到法復爾斯基和其他著名蘇聯版畫家的簡歷？如蒙協助，實在不勝感激！

茲寄上古本中國的書籍數冊，上面印着十三世紀以及再晚一些時期的木刻插圖。這些作品都出于封建時代的中國“畫工”之手。此外還有三本石版翻印的東西。這些東西，在中國已很少見，而那三本直接用木版印刷的書籍，則幾乎具有博物館珍品的價值。我想，從研究中國中世紀的藝術這種意義上說，這些東西可能會引起你們的興趣。這種藝術現在已經接近滅亡了，老一輩的藝人正在“消失”，青年學徒幾乎沒有。在上一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就已經很難找到這樣的“畫工”了（而且，他們雖則名為畫工，但自己是不會畫的，他們僅僅在木板上“复制”著名畫家的原作而已）。目前剩下的只有一種《箋譜》，而且也只在華北才有，有一些“老學究”和“少年老成”之輩還常常喜歡用中國的毛筆在這種紙上寫字。但從版畫角度來看，這些東西作為中國古代版畫的最后的範例，還有一點意思。我們同幾位喜愛這些東西的朋友打算出一本《北平箋譜》，大概二月即可問世，屆時自當寄贈你們。

很抱歉，我沒有同蘇聯畫家、雕刻家協會建立直接聯繫。希望我個人寄給諸位的東西，能夠成為送給全體蘇聯版畫家的禮物。

創作版畫（歐洲版畫）在中國流傳還不太廣。前年，自從蘇聯和德國的版畫作品被介紹給中國的左翼青年畫家以來，才開始有人研究這種藝術。我們請了一位日本版畫家講授技術。但是，因為幾乎所有“愛好者”當時都是“左翼人物”，傾向革命，搞了一些畫着工人、紅旗，寫着

“五一”字样等等的作品，这当然就不中白色政府之意了，这个政府只要看到真理的一个火星都要发抖的。不久，所有的版画研究班都给封闭了，有些学员被逮捕了，迄今仍在狱中。而唯一的罪名就是因为他们“学俄国人的样子”！学校里也不许举办版画展览会，不许组织研究这种新艺术。当然，你们一定非常明白，这些弹压措施终究是枉费心机的。难道“贵国”的沙皇勒死了革命的艺术吗？中国的青年还是坚持进行这项工作。

最近我们收到五十多幅初学版画的青年的作品。应法国《VU》杂志的记者 T. Третьяков (《看》报主编的夫人) 之请，即将寄往巴黎展览，她答应在巴黎展览完之后立即转寄苏联。我想，至迟今年夏天你们一定可以看到的。我们恳请你们对这些幼稚的作品提出批评。中国的青年画家非常需要你们的指导、批评。最好请你们就这个机会写一些文章或者“致中国友人书”之类。是所至盼！写好后可以通过萧同志（莫斯科俄罗斯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红色教授学院的学生，莫斯科）寄给我们（可用俄文或英文写）。

希望我们能够保持经常的联系。致以
革命的敬礼！

鲁 迅 1934 年 1 月 6 日

又及：我本人是不懂俄文的，德文勉强还可以谈得过去。这封信是我的朋友某君代译的（亚丹即“曹靖华”不在上海）。我希望很快收到你们的回信，不过我又怕自己读不了，因为我这位翻译朋友很难与我会面，机会极少。因此，如果可能，请用德文或英文给我写，如此找人翻译比较容易些。文章则可以用俄文写，我可请曹君代劳。

此外，书卷中还有几本新出版的中国杂志，烦请连同下面的短简一并寄莫斯科的萧同志。

⊖ 《VU》杂志即《看》周刊杂志，T. Третьяков 即《看》周刊的记者绮达·谭丽德 (Ida Treat)。

⊖ 此处俄文空白，系指《入道报》。

录自《版画》第六期，1959年12月24日出版，柯尔尼洛夫作《鲁迅给列宁格勒版画家的信》一文（第40页）。

这封信是根据俄文重译的，国内未存原稿。1934年10月14日，鲁迅先生给曹靖华的信中说：“今年正月间，我寄给美术家团体六七部书，由V收，内中有些是清朝初年的木刻，都挂号，还有一封信，是它兄（纪文注：即瞿秋白）代写的。”（《鲁迅全集》第10卷第72页）

（三）

致岡察洛夫

一（一九三四年）

尊敬的岡察洛夫同志：

信及木刻十四幅收到，謝謝。讀來函知前所寄之《引玉集》未收到，可惜。現二次再寄一本，收后望示知。致克氏函望費神轉交。

祝好。

L. S. 十月廿五日

录自鲁迅所藏曹靖华手札。这封信是曹靖华按照鲁迅的要求用俄文写给岡察洛夫的回信。1934年10月14日鲁迅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又日前得岡氏信并木刻十四张，今将信附上，如要回信，可以附在给克氏的回信里。”（《鲁迅全集》第10卷第72页）当曹靖华把写好的信寄给鲁迅时，鲁迅又得岡察洛夫的信，因情况有所变更，曹靖华替鲁迅写的这封信，当时鲁迅没有发出，准备重写。鲁迅在同年10月26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至于给岡氏之信，则不再发，大约要重写了。写的时候，请提明有《木刻纪程》一本，托克氏转交。他们要纸，我也极愿送去，不过未得善法。”（《鲁迅全集》第10卷第74页）原信及中文底稿，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至于改写的信，尚未发现。

(四)

致克拉甫欽珂

一(一九三四年)

尊敬的克拉甫欽珂同志：

收到你的信及木刻，謝謝。《引玉集》未收到，很可惜。現再寄上一冊，寄莫城V，尊夫人收轉。前所寄《引玉集》不知其他作家收到否？在本集內可惜只有先生一幅木刻，因為我們收到的只有那唯一的一幅。現除寄上《引玉集》一冊外，并寄上《近一年來中國青年木刻集》一冊（即《木刻紀程》）。

祝好。

L. S. 上十月廿五日

錄自魯迅所藏曹靖華手札。這封信是曹靖華按照魯迅的要求用俄文寫的。1934年10月14日魯迅給曹靖華的信中說：“克氏我想兄得寫一點回信，說明曾經寄過不少中國舊書給美術家，還有，當于日內寄一本《引玉集》，因為他的作品，收到的只有一張，所以最少。”（《魯迅全集》第10卷第72頁）曹靖華把信寫好後，連信封一同寄給魯迅，由魯迅再轉寄給克拉甫欽珂的。同年10月26日，魯迅給曹靖華的信中也說：“但我明天就要將寄克氏的信發出，并《引玉集》一本，即使他已有，也可以轉送人的。”（《魯迅全集》第10卷第73頁）1934年10月27日《魯迅日記》曾載：“上午復A. Kravchenko信，并寄《引玉集》一本。”原信的中文底稿，現存上海魯迅紀念館。

第二部分 魯迅致日本友人

(一)

致內山完造（譯文）

一(一九三六年)

老板：

社会日报上说：“文求堂出版《聊斋志异列传》，内山书店已有书到。”此事不知确否？如果真有此书，请给我一册。

L 拜三月廿日⊖

二(一九三六年)

昨晚发热，无力动弹。我想大概是疲劳的关系。

拜托你转至须藤先生，请他今天下午来诊察一下。

内山先生几下

L 上⊖

(二)

致须藤(译文)

一(一九三六年)

须藤先生几下：

体温已减退很多。昨日是五度九分⊕，量体温之前是在写信，不是在睡眠。

腹部时时感到胀，略有疼痛，气体甚多(在服用阿斯匹灵之前即如此)。

咳嗽已减少，食欲没有变化，睡眠很好。

草草顿首

鲁 迅 八月二十八日

致内山的信系录自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手迹，致须藤的信系录自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手迹照片，现均由吴元坎从日文译出，曾刊登在1962年10月号《上海文学》。

⊖ 原信无年份，参考1936年3月20日《鲁迅日记》，可能是这年写的。

⊖ 原信无日期，参考1936年《鲁迅日记》，可能是这年十月写的。

⊕ 指体温三十五度九分。

第三部分 鲁迅书简断片

(一)

周作人

一(一九〇二年)

……于廿六日到横滨，现住东京麹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日进“成城学校”，……

四月七日(壬寅二月二十九日)⊙

二(一九〇二年)

……已进弘文学院，在牛入区西五軒町三十四番，掌院嘉納先生治五郎，学监大久保先生高明，教习江口先生，善华文而不能语言。

四月二十日(壬寅三月十三日)

录自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三分《三十三补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6页。

三(一九二一年)

所寄译稿，已经用洛普商斯奇(S. Lopuszonski)的德译本校对一过，似乎各本皆略有删节，现在互相补凑，或者可以较近于足本了。……德译本在“Deva—Roman—Sammlung”中，也以消闲为目的，并非注重研究的书，只是译者亦波兰人，通原文自然较深，所以胜于英译及世界语译本处也颇不少，现在即据以改正，此外单字之不同者还很多，但既以英译为主，便也不一一改易(写)了……

⊙ 鲁迅于三月廿四日(壬寅二月十五日)从南京乘大贞丸出发，次日到上海。

录自1921年9月第12卷第9号《小说月报》《犹太人》(周建人译)文之后。

(二)

許 寿 裳

一(一九〇四年)

……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昨夜讀《天演論》,故有此神来之笔!……

录自許寿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杂談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第9頁。

(三)

邵 文 鎔

一(一九〇八年)

……試开“押入”[⊖],剩一碗之烹鸡,爱道“出張”[⊗],着双灯之胖褲。……近者鑑湖蔡子,已到青山,諸暨何公,亦来赤阪[⊙],信人材之大盛,叹吾道之何穷,……仰乞鴻恩,聊拯蚁命……

录自許寿裳:《我所認識的魯迅》《魯迅的游戏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6月版,第67頁。

(四)

孙 伏 园

一(一九二七年)

寄給我的报,收到了五六张,零落不全。我的《无声的中国》,已看见

⊖ “押入”是日本的壁橱。

⊗ “出張”是出差的意思。

⊙ 青山和赤阪都是东京的地名。

了，这是只可在香港說說的，浅薄的很。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这一篇在香港不准登出来，我只得在《新时代》上发表，今附上。梁式先生的按語有点小錯，经过删改的是第一篇，不是这一篇。

我真想不到，在厦門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譯稿，大約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頗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哉！

四月二十六日

录自 1927 年 5 月 11 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 48 号，题为《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內載謝玉生和鲁迅給当时該刊編輯孙伏园的两封信。

(五)

王 懿 之

一(一九三三年)

……郑朱皆合作，甚好。我以为我們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們的損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責备，則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論，这样，就不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

靜农久无信来，寄了书去，也无回信，殊不知其消极的原因，但恐怕还是为去年的事罢。我的意见，以为还是放置一时，不要去督促。疲劳的人，不可再加重，否則，他就更加疲乏。过一些时，他会恢复的。

第二期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日內当寄上一点。雁君见面时当一問。第一期誠然有些“太板”，但加入的人們一多，就会活泼的。

五月十日